

兵勢第五 PING SHIH (Energy) V

用兵之法不外奇正兩端，活用奇正，便可制勝。而導致戰鬥於有利，以發揮部下的特長，亦為本篇的要點，與次篇成為姊妹篇。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統帥大部隊，恰如統率小部隊一樣的簡易，是由於有了分數——編制編成，倘若編制編成適切，縱是十萬以至數百萬的大軍，亦可由一人統帥指揮自如。

古代編制

【分數】是軍隊的編成，即戰鬥序列，軍隊分區。曹操註：『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即：分是部隊編成，數為人數意。古代部隊的編成有種種的記載：依周禮分：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另把十人稱為火，五十人稱為隊。依司馬穰苴分：以五十人為一隊，而把一軍的一萬二千五百人，分為二百五十隊，其中七十五隊為握奇（總豫備隊），其他一百七十五隊，分為八陣，即本隊八千七百五十人，豫備隊三千七百五十人。據張預述漢制：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為伍，五人曰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二隊為官，二官為曲，二曲為部，二部為校，二校為裨，二裨為軍，一軍計三千二百人，比周制一軍的人員較少。至於現代各國軍隊的編制，通常分為班、排、連、營、團、旅、師、軍等；并有平時編制與戰時編制之分，前著為後者的基礎，後者依前者而產生，造成有組織的武力，即基於此。

指揮要簡易

孫子於此是論戰場指揮的簡易的，西歐名將說：『戰爭計劃的第一要件是最簡單，因為簡單的計劃，比複雜的計劃，令人容易想起，容易實行。』語雖不同，其意則一。拿破崙戰略戰術的全貌，始終是盡於『極簡單』一語。因為簡單使可『治眾如治寡』，進而奇想天外，捕捉良機，衝敵之虛。

拿破崙侵略英國，嘆為唯一的缺點是彼艦隊的不振，於一八〇五年二月一日致書羅斯敦說：『我海軍的最大缺點是做司令官者，不論在什麼場合之下，老是不慣於下命令。』這，雖與孫子所謂『分數是也』的組織關係很少，卻證明了『治眾如治寡』的戰揚指揮之適切簡單，在海戰的戰略上也是同樣的重要。果然，法國的海軍慘敗於特拉法加。

組織統帥適切的軍隊，大將有大將的職責，推而至於師長團長也各有其不可侵犯的權限；將軍干涉連長的職分，等於士兵侵犯軍官的範圍，凡此都足以紊亂紀律，削喪軍隊的鬥志的。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鬪眾如鬪寡，形名是也。

與大軍交戰，好比與小軍交戰一樣的輕鬆自在，這由於有了形名，即用旌旗之形與鐘鼓之音的信號為指揮。

亞歷山大王與孫子的所見相同

【形名】形是旌旗，名是聲音，即鐘鼓。在古代戰場上指揮軍隊，所用的是旌旗與鐘鼓。在現代為喇叭、電報、電話及其他傳令信號。

亞歷山大王之密集長槍隊（Phalaux）的密集戰法，也是用旌旗指揮，且認為是戰鬥指揮上最重要的事。但那是怎樣的重要呢？在大王對密集步兵隊訓練的文告上，有下面的話：

各員要注意將帥所發細微的信號，依其軍旗而保持隊形；所命令的事，不論何事均要實行。

至於向敵包圍，攻此擊彼，變更戰鬥序列等，其操縱兵的容易，要如操縱將的容易。

由此觀之，大王所見與孫子所見，實是不約而同。至於日本戰國時代，如信玄、謙信等名將指揮『鶴翼』或『車懸』的密集陣時，都是用旌旗與大鼓。——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吳子說：『夫鼓鞶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大國三軍之眾，不論在任何場合之下，可使其與敵作戰而不敗的，是由於奇正戰法運用的不誤，即不誤了戰鬥的常則與變則的運用。

奇正的種種解釋

【奇正】奇正與虛實向為兵家用所殫精竭慮研究的課題。曹孟德註：『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尉繚子說：『正兵貴先，奇兵貴後。』（即正兵先向正面攻擊，奇兵擊其背面之謂）。李衛公說：『兵以前向為正，後卻為奇。』唐太宗說：『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尾川敬二說：『正是戰鬥的常則，如正攻等；奇是戰鬥的變則，如迂迴等。』至依北村佳逸的見解：『防備得使敵不能勝我為正，乘敵之敗形襲擊為奇。潛水艇，航空母艦等是奇，戰鬥艦隊是正。在春秋戰國時，正攻用車隊，奇襲用馬隊（騎兵）：現代騎兵的任務，除搜索警戒外，還可擔任破壞，衝鋒工作的『乘馬用刀，下馬用槍。』奇兵尚神速，對於戰車隊難以通過的小道，為便利而用馬隊，把『騎』字的馬兒傍書為『奇』，不是基於此嗎？就將棋（日本玩具，略似中國象棋）說：金銀步等是正兵，飛車角是正奇兩用，善用奇者，常有以弱卒擒獲主將的妙事。正兵與正兵的衝突雖勝，死傷卻多。所以損失

少而獲大勝的，僅限於奇兵。』

春秋戰國的教戰法

春秋戰國的詳細教戰之法，不傳於後世。據吳子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役，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羅馬時代步兵的裝備

初期的羅馬軍團區分步兵為重甲兵與輕裝兵：重甲兵戴垂至肩膊的鐵兜，並披胸甲與屈伸自在的鎧、脛甲、臂甲等，左手佩長四尺寬二尺的楯，右手執投槍（與敵戰，則先投此投槍）。左身插三尺的長劍，右腰插短劍。輕裝兵頭戴兜子，左手佩楯，或佩手楯，右手依兵種之不同而持投石器、弓、戟，跟著重甲兵之後，而排成整然的隊伍。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我軍所向——攻擊敵人，恰如以至堅的石塊投擲那脆弱之卵一樣，一碰必破，這是由以我之實擊彼之虛。

The enemy is crushed, like the fall of a grindstone upon an egg, by knowledge of his strength and weakness, and by the employment of truth and artifice. (C)

【礮】是磨刀的石，堅實的石。【虛實】在用兵上，有弱點叫做虛，沒有弱點，精神物質俱保持充實的狀態，叫做實，詳虛實篇。

腓特烈大王，拿破崙與希特勒的用兵

腓特烈大王每以劣勢的兵力，破優勢之敵，即彼常出乎敵的意料以外，而以迅速微妙的迂迴運動，把主力移向於敵之一翼，造成優勢的兵力以擊敵的弱點——虛，即是孫子所謂『虛實是也』。至於拿破崙的屢戰屢勝，亦由於採取以實擊虛的礮卵戰法；但最後在滑鐵盧之役，因以虛擊實，致自碰鐵壁。被譽為『戰爭之王』的希特勒，他在歐洲戰場上的勝利，如以四週而解決波蘭，五天而解決荷蘭，七天而解決比利時，六週而解決法蘭西，亦由於使用『以礮投卵』的戰法；而最後的失敗，乃由於精疲力竭，變為以卵當石，盟軍卻以『以礮投卵』的威勢，展開東西夾擊，使其無從抵禦，終至一敗再敗，慘死柏林。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一切戰鬥，首先多是運用戰鬥的常則，作堂堂正正的合戰，然後因著戰況的變化，運用變則（奇兵）以取勝。

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稱為現代空軍之花的單座戰鬥機，在空中的格鬥，正是這樣的『正合奇勝』。他們一上一下地相搏於大空中的壯觀，真是發揮著高度的鬥志、智力、體力、熱情和機械的能力及一切一切的奇術而角逐。

外國著作家喜引用孫子的話

現代世界各國兵學家多愛用孫子的名言。近讀美國拉姆氏撰：『蒙古的戰法』一文，曾引孫子這個原則，批評一九一六年福根漢與德皇太子攻擊凡爾登要塞的失敗說：『福根漢與德皇太子的戰術應用，顯然違背二千年前孫子兵勢篇所指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原則，故有此失。即是說，他們僅作頑強的正面攻擊，未能以奇制勝。』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所以善用變則的將帥，常是因著戰況刻刻的變化而運用之，使敵無從偵知應付，恰如天地的運行無窮，江河的奔流不竭；又宛如沒於西天又昇於東天之日月的終而復始，春夏秋冬之循環的死而復生。

【天地】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這是無窮的理由。【江河】如長江與黃河，老子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中庸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日月】是循環理法之物的證明。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時】春死夏生，夏死秋生，秋死冬生。老子說『有無相生，前後相隨。』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音樂之譜，大別為宮、商、角、徵、羽五種，但變化起來，卻令人聽不勝聽。色彩大別為青、黃、赤、白、黑五種，但調合起來，卻令人看不勝看。味素大別為酸、苦、甘、辛、鹹五種，但調和起來，劫令人嘗不勝嘗（這是喻奇正的變化，用兵的藝術）。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命人口爽。』

Cornelius Scipio 為攻擊迦太基人——Hasdrubal，取道西班牙；Hasdrubal 豫想羅馬人的慣用戰法，置精銳於中央，乃配主力於中央以相對；但敵人反其豫期，卻把勇敢的軍團配於左右翼，在中央僅配以最弱的部隊，中央軍在遲緩的行進中，兩翼便急速進出，於中央未交戰前，迦太基軍的兩翼便潰亂了，敗兵像雪崩般的退到中央來，因此，中央軍的隊伍也混亂崩潰了。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戰評說：『羅馬軍所用這奇的戰術，倘若用進步的砲兵以對之，則勝敗的結果，將成為相反的吧！為什麼呢？因為中央軍在這距離中的躊躇，正是砲擊的好目標，其受損害，必比接戰為大。』但是不管大砲怎樣進步，飛機怎樣發達，特別不要忘記了轉變樣式的奇兵，常操勝利之機。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戰場的情勢雖是千變萬化，但在用兵法則上，其實也不過是奇與正的兩種；這兩種奇正的變化，由正變奇，由奇變正，即正兵忽變為奇兵，奇兵忽變為正兵，奇生正，正生奇，兩相變化互生而無窮盡，好比那無端的圓環一樣，縱是任何天才作戰家都不能窮窺其究竟的呢！

In battle, there are not more than two methods of attack – the direct and the indirect; yet these two in combination give rise to an endless series of maneuver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lead on to each other in turn. It is like moving in a circle – you never come to an end. Who can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ir combination? (G)

奇正，虛實是宇宙的兩大動力，即陰陽，天地間的萬有以此而生滅變化。易繫辭說：『太極生兩儀』的兩儀是陰陽，物的表裏。朱子亦說『陰陽原為一氣』。要之，係從太極所分裂的一元二面。就辯證法說：正是 These，奇是 Antithese。天地、晝夜、剛柔、強弱、勝敗、興亡、生死、虛實、消長等名詞的上一字是陽，下一半是陰，二者交錯著、表裏著、循環著。中國最古的哲學體系，在易經上，便可窺見；而孫子則從這原理中抽出必勝與必敗的兩大原則而用為兵法的根據。在自然界、人類界中的物質消長現象，雖是神秘不可捉摸，但那奇術的種子，不過在陰陽二氣的規律命令之下，依著時與地而離合，給予起伏屈伸的動機。在古代民族的原始生活中，於智的方面，竟有這樣可驚的大發現：重疊八卦，造成六十四卦，依此而說明萬有的變化，真是令人敬服靡已！（在希臘古代，柏拉圖的觀念，暗示宇宙論的進路，類似伏羲八卦之點很多）。孫子吸收為現代科學所不能說明的陰陽而用於兵法方面作為勝敗的本原，總算沒有缺陷的了。

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而不知奇，那是紙上談兵。——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水本比石輕而柔，因其奔流急速，至於漂流石塊；其原理，可以用勢字說明。又如鷲或鷹等鷲鳥，利用其猛速力，至於毀折小鳥的骨與翼，是由於善為節量距離和時間而對目標作突然的搏擊（此亦可作為今日俯衝轟炸機投彈的原則）。

As the rush of rock-shouldering torrents, so is the spirit of the troops. Like the well judged flight of the falcon, in a flash crushing its quarry, so should the stroke be timed. (C)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所以善戰的良將，其進軍是迅速的，其衝擊是猛烈的。

Wherefore the spirit of the good fighter is terrifying his occasions sudden. (C)

【勢險】水勢險，當是迅速。（節短）節，是節量意。鷺鳥對於小鳥，節量了很短的距離和時間，然後搏擊之，自然發生很大的破壞力與摧毀力。

希特勒在二次歐戰中，所採取閃電戰的行動，真似『勢險節短』。而閃電戰所具的條件有三『S』，亦名『三S戰術』，即（1）surprise 奇襲，（2）speed 迅速，（3）superiority 優勢，但這些原理均為孫子於是書中說破了。

勢如擴弩，節加發機。

又以他物比喻之：所謂勢者，當進軍時，恰加張滿的強弩，聲勢洶洶；至衝擊時，所謂節者，恰如射者立於適當距離；瞄準著標的而拉動發條機一樣，——一往無前，百發百中。

【弩】古之軍用強弓，弓身裝有發條機，用以發矢。【機】為上述發條機，如今步鎗扳機。

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兩軍交戰時，我軍的旌旗隊伍，甚至像那絲一樣的紛亂，似乎敗形已現，但由於訓練有素，指揮統帥的適當，即『分數正，形名宜』，決不致紛亂的。又我軍在混混沌沌的狀態中，似乎敗形已露，但由於奇正的善用，正像圓環的旋轉滑脫，使敵無從捕捉著我的弱點以制勝。

此節以下，曹孟德謂為『皆毀形匿情也』，藉以蒙蔽敵人的聰明。老子說：『挫其銳，和其光，同其塵。』又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作戰綱要說：『戰鬥方酣，敵我死命相搏，尤其勝敗將分之際，戰勢更形混沌，狀況亦極慘烈，此時之指揮官，須知敵之艱苦，與我相同，勿萌畏縮之心，應本必勝信念，以堅確意志，遂行當初之企圖為要。』這是說在混沌的狀態中，應巧為利用兵勢，捕捉戰機而收戰勝之功，正與孫子的論調一致。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看之似亂，其實是治，唯治者方能為假的混亂；看之似怯，其實有勇氣，即從勇氣中裝著假的怯懦；示弱的是為誑敵，係由強中生出的詭計；要之，皆是隱匿我的真形以誤敵人。換言之：亂戰亂鬥的戰法，見由真治而生；怯弱的軍形軍容，必待真強真勇者始能為之。亦有解為：治亂、勇怯、強弱，原無一定，亂從治生，勿恃治而怠，怠則生亂；怯從勇

生，勿恃勇而驕，驕則生怯；弱從強生，勿恃強而懈，懈則強變為弱。這是戒為將者，勿怠、勿驕、勿懈。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還有一點要注意：軍隊的或治或亂，大半基於『分數』的明不明，明則整治，否則紊亂；士兵的或勇或怯，大半基於兵勢的得失，得勢雖怯者亦勇，失勢雖勇者亦怯；軍隊的或強或弱，大半基於軍形（配備）如何，軍形不為敵人所知則強，反之則弱；亦有解為：基於地形、軍形、運用的得宜與否。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所以巧於誘動敵人的良將，故意示以亂、怯、弱，則彼必為所動而來戰，故意給以小利，則彼必為所誘而來取；要之，以利益誘出敵人，就要整備著勁卒而待機，這也是用奇的一個要諦。

Thus one who is skillful at keeping enemy on the move maintains deceitful appearanc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enemy will act. He sacrifices something that the enemy may snatch at it. (G)

這節【卒】字，有本作『本』字，解為本軍，主力軍。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良將唯從自然的情勢上去求勝利，決不因戰鬥的如何而責備部下或推諉責任於部下。換言之：部下不能發揮其最善的戰鬥力，是因為將者對於戰勢的指導拙劣。故良將既善為使用部下的長處與各部隊的性能，同時，又善為指導戰鬥的情勢，向著自然而有利方面發展；亦唯如是，才能使部下與各部隊盡量發揮其長處與性能。

以作戰綱要為證

這個規箴，對於自己不努力，而動輒責備部下的長官，正是給予當頭一棒。實在說，負責指導戰鬥於有利，是指揮官的任務；在此情勢之下，又使各部隊應機完成其準備，而發揮其全能力，於是戰果便可以擴大了。作戰綱要：『命令須適合受令者之性格及識量，又凡受命者能自行處斷之事項，不可妄加拘束。』又說：『各級指揮官縱使戰況不利，亦須盡各種手段以圖挽回戰勢，而導之於勝利。此際指揮官之一言一動，於戰鬥之利鈍，具有重大影響，不可不毅然負責，而開勝利之途。』又說：『高級指揮官至見有可能戰勝之徵兆時，為求捕捉殲滅敵人於戰場，須使各部隊應機完成其準備，迅速移於有利之態勢，最為緊要。此際各級指揮官，務須不失時機，各在前方，行其所要之準備。』

老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尉繚子說：『因其長而用之。』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巧為利用自然之勢的良將，其指揮部下與敵人戰鬥，恰如推轉木石一樣，原來木石的性質，置於平地——安，則靜止；置於傾斜地——危，則轉動；至於四角形的則不動，圓形的則易動；要之，這是說，因勢用兵。

戰勢如轉木石

以軍比木石，驟看之雖似粗魯之詞，其意思卻深長。現從戰理上，把它解釋如下：

安——是軍的兵勢如磐石般的狀態，士兵的精神亦鎮靜。

危——是兵勢的不備缺陷，士卒互相疑懼，部隊陷於危殆，而發生動搖的狀態。

方——是戰法上，僅有正的一面則不勝；有奇正兩面，奇正變化的妙用，然後可期善戰善勝。僅用方的正面兵勢，則缺乏奇面的機動性，於是士卒的精神澀滯，軍隊亦不發生實際的活動力。

圓——是兵勢如木石之圓，富於機動性，應著千萬變化的狀況，沒有任何澀滯，而圓滑地推進戰鬥；士卒亦被驅於其勢，好像圓石的旋轉般前進。

——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良將利用自然之勢，指揮軍隊對敵作戰，恰如從那幾千米突的高峰投轉圓石而下一樣，愈進愈猛，所當者破，這是軍勢。

上項『戰人』與本項『戰人』的人字，均指敵人，戰人為與敵人戰鬥之謂。

勢字的研究

孫子在這裏的所謂『勢』，這勢當然是指自然的情勢，而能作具體的解釋者卻未多見，依我的研究：一為指利用我軍有利的情勢，如士兵思鄉之心急，人人想『打回老家』去；或援軍到達，人人懷必勝之心；或我軍所長，如長於攻者則使之攻，長于守者則使之守，長於山岳戰鬥者則使之擔任山岳戰鬥，長於河川戰者則使之擔任河川戰鬥等，這樣必可發揮全力，勢如『轉石』一般。次為指敵軍發生不利的情勢，如士兵厭戰，內訌爆發，彈糧告絕等，這樣，我乘而攻之，

亦可發生『轉石』的威勢。這是為將者要善為運用的。

孟子上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

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兵 勢	
形（正）	勢（奇）
分數（治衆如治寡） 形名（鬥衆如鬥寡）	奇正（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 虛實（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
以正合	表裏不相離 以奇勝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戰勢不過奇正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其勢險（如擴弩） 其節短（如發機）	
故	
紛紛紜紜（奇正之變） 鬥亂而不可亂（勢之整）	渾渾沌沌（奇正之變） 形圓而不可敗（勢之全）
亂生於治 - 分數	卻生於勇 - 勢 弱生於強 - 形
故善動敵者	
形之敵從之 予之敵取之 以利動之 以卒待之	
故善戰者	
求之於勢 不責之於人	
故 能擇人而任勢 其勢如轉木石	
安則靜 危則動 方則止 圓則行	
故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奇 正

正是正兵，是正道、正面、正正堂堂之陣等的正。奇是奇兵，是奇異、奇計、奇襲、奇變等的奇。

○

○

○

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變為正，正變為奇，這是奇正的轉化、展開。恰如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變而為實，實變而為虛，虛實的轉化、展開。

譯自多賀義憲著東洋古兵法的精神一書